



记忆中的洛汭严关

□蔡玲霞

洛城随想>>>



在城与河的连接处，这座小小的不起眼的沙楼，不经意间留在了人们的记忆深处。

前段时间，我在《洛阳晚报》上看到有关保护洛阳老城南关的洛汭(ruì)严关旧址的报道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因为那个地方我太熟悉了，也好久不曾亲近了，但仍能清楚地记得它的模样。照片中的它与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，就像一个守关的勇士，依然在寒风中庄严矗立，容颜未改。

洛汭严关，老南关人都叫它沙楼。它与街道同宽，像个小城门，两侧是青砖墙，门也就四五米宽，三米高，顶上有厚厚的木板搭起的一间房。出了沙楼向南几十米就到了河堤，也就是现在的洛浦公园。我十几岁时搬家，好多年不曾回去，幼时的伙伴都已长大成人，久失音信，但在沙楼下背着书包来回疯跑，到河堤上看洛河涨落的情景，还是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
洛阳变了，老城变了，南关变了，为什么一座小小的沙楼会引起这么多人关注？是眷恋与不舍，是老洛阳那令人魂牵梦萦的文化积淀。洛阳因洛河而兴，每个洛阳人最初和最深刻的记忆都与洛河有千丝万缕的关联。在城与河的连接处，这座小小的不起眼的沙楼，不经意间留在了人们的记忆深处。

老一辈人都记得南关码头贩煤、运木的繁华，战火中的血雨腥风，逃难时河边的情景，河滩上砸石子讨生活的艰难。我还记得有五匹马的拉沙大马车，涨水时河上漂着的大西瓜，外婆在河里洗衣服时用的棒槌和青石。洛阳人对洛河，南关人对沙楼，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怀。

几十年了，我还记得沙楼外那个拉着

木桶卖浆的麻脸妇女，她家院内放着几个盛浆的大缸，她白天蹬着车子，吆喝着“舀浆，绿豆酸浆”，穿过大街小巷。还有靠街当中的一个院落里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一个清秀的妇人每天用一台简单的纺麻机纺麻，一群小姑娘围着机器津津有味地看着，直到街上传来“吃饭了”的叫声，大家才散去。

沙楼附近住着我的好几个同学，我们常常一起到洛河滩挖茅草根，弄得脸上和手上都是沙。我们还一起到河堤上学骑自行车，骑上车下不来，直往沙堆、石头堆上冲，摔得鼻青脸肿。

洛汭严关，你还记得30年前几个穿着花衬衣，系着红领巾，从门下疯跑而过的小姑娘吗？

老相框里的旧时光

□邦国丽

夕花朝拾>>>



在这里，我仿佛看到光影转换中自己在人世间的行踪，还有代代相传的血脉亲情，如此便会得到抚慰和满足。

老相框可真老。它由4根木条围成边，一块细木板和一块玻璃中间装照片。从我记事起，这相框一直挂在五斗橱的正上方，那是家里最亮堂的地方。

比相框还老的是里面的照片。老妈娘家人的合影，摆在相框里最显眼的地方，外公、外婆端坐在中央，神情恬静安详，周围站的是他们的孩子——我妈妈和她的兄弟姊妹们。我曾问过老妈：老爸家里的照片呢？老妈得意地说：“他家穷，哪里有相片啊……”老爸就在一旁呵呵笑。

相框中，老妈的照片居多，有的是她和我舅、姨的合影，有的是她到新疆后与结识的好友的合影。客观地说，在这些人中，老妈最漂亮，又黑又亮的头发，双眼大而神，笑起来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。

老爸的照片仅有两张，他穿着军装拍的（最早的兵团战士穿军装），像白杨一般挺拔英武。我很难把照片上的帅小伙子

跟眼前这个头发花白、整天笑眯眯的好脾气老头儿联系起来。

我是家里的老大，因而有两张臭美照荣幸地入选进相框。一张是我的周岁照，胖乎乎的包子脸，戴着瓜皮帽，穿着虎头鞋，那厚厚的棉裤，估计立在地上都不会倒；另一张是我上幼儿园时的照片，头发扎起，绑一根朝天辫，造型类似毽子。老妈说那时的我爱跳舞、会唱歌，家里来了客人，不用叫，我就会主动跑出来表演……

弟弟那张照片很神奇，是他满周岁时的标准大头照，旁边有一张武松打虎图，两张图的边缘有从黑到白的渐变，无缝对接，令人费解，难道30多年前就有了PS技术？

妹妹是家里的老幺，最受宠。照片上，她坐在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前梁上，美得小脸笑成一朵花。老妈说，照相师傅刚走，妹妹就把脚丫伸进旋转着的车轮里，痛得好一阵哭。

从小到大，不管我遇到开心的还是苦恼的事儿，总爱默默地走到老相框下，端详里面的照片。在这里，我仿佛看到光影转换中自己在人世间的行踪，还有代代相传的血脉亲情，如此便会得到抚慰和满足。

有一位台湾导演说过：这世上所有的东西都会不见的，有的太快了，不觉得它存在，有的太慢，也不觉得它存在。但我始终相信，只要有这老相框和老照片在，就一定会有一些东西被保留下来，它不会湮没在时光的洪流中。

前几天，我把这旧相框刷了一层清漆，又把最近一次拍的全家福放进相框里，摆在爸爸妈妈客厅的柜子上面。那张全家福，老爸老妈端坐在中间，我们围在他们周围，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尤其是我的小外甥女，嘟着嘴十分可爱，老爸说她最“萌”——天哪，老爸居然也会说潮词！

给家取个名字

□谢汝平

生活手记>>>



也许房子没有理想中的那么大，但我们可以给家取个温暖的名字，同样可以表达对家的依赖、对家的呵护与亲近。

文人墨客为表达自己的喜好或志向，不管自己的书房大还是小，豪华还是简陋，往往要起个独特的名字，不仅风雅别致，而且妙趣横生。

陆游晚年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“老学庵”，表示自己活到老学到老之意；蒲松龄给书房取名为“聊斋”，有闲谈鬼狐，聊以排遣寂寞的意思；梁启超将书房取名为“饮冰室”，有为国家前途忧虑焦灼，欲饮冰以镇之的意思。

到了近现代，这样的例子也很多，如胡适的“藏晖室”、周作人的“苦雨斋”、梁实秋的“雅舍”、孙犁的“耕堂”、丰子恺的“缘缘堂”、冯亦代的“听风楼”等。光看这些名字，就犹如见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，也俨然读到一部部发人深省的作品，主人的高风亮节、远大志向都表露无遗。

说到底，家就是房子，由砖木泥石建成，但房子又是家，是避风的港湾，是亲情的积聚地，是消除疲乏的温馨之所，是疗

伤休整的地方。

作为普通人，我们不一定都有书房，但我们都有一个家，一个可以享受天伦之乐的居所。也许房子没有理想中的那么大，但我们可以给家取个温暖的名字，同样可以表达对家的依赖、对家的呵护与亲近。

我在买房之前，租住在市郊一座平房中，那房子虽小而潮湿，但我还是能享受到它的温情，它也同样见证了我的努力与奋进。

为了督促自己和勉励家人，我给家起了一个名字叫“起步斋”，自己的书法虽然不怎么样，但还是郑重其事地写了一块匾挂在门楣上。“起步斋”里没有多少财富，也没有贵重的家具和物品，但有我们一家三口的喜怒哀乐，有我生活的积累，有妻子明媚的笑容，有儿子茁壮成长的点点滴滴。后来买了新房子，我们还有些舍不得搬出去，那是人与一座房子的感情，更是

对过去岁月的留恋。

买房以后，该给新房子取个什么名字，让我颇动了一番脑筋。起先我将其取名为“喜乐居”，以表达自己有了新房子的喜悦心情；可是过了一年，我就觉得这个名字不合适了，因为它让我觉得有安于享乐、止步不前的意思。

当时儿子要考中学，于是我同妻儿商量后，将新居改名为“再进阁”，激励全家继续努力，为生活质量的提高再次奋进。

后来，我在单位升了职，儿子也考上了重点中学，这个名字还真有激励作用。

去年，妻子因身体不好，住院动手术，我的身体也查出很多毛病。年已不惑，人会想通很多东西，反过来觉得还是健康和亲情最重要，于是我把家的名字改为“众煦堂”，“众”是一家三口，“煦”是温暖的意思，但愿健康温暖永远陪伴着我们。